

廈門閩南語的文、白形式在構詞層面上的分工與競爭

郭必之 [Bit-Chee Kwok]

香港中文大學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閩南語的「文白異讀」很大程度上是透過構詞層面體現出來的。根據筆者對廈門閩南語的調查，至少有兩個因素能決定構詞時到底採用的是白讀形式，還是文讀形式，即「語體因素」和「語義因素」。只要這兩個因素不衝突，白讀形式和文讀形式便會形成分工，各司其職；但當兩個因素發生衝突時，文、白形式便會發生競爭，牽涉的複合詞也會因而出現變體。本文的分析也適用於其他閩南語。

關鍵詞：廈門閩南語，文白異讀，構詞層次，分工，競爭

1. 研究背景與方法

閩語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受到周邊方言或全國性權威方言影響，以致形成了非常豐富的語言層次，並以「文白異讀」的形式呈現出來 (cf. Norman 1979; 楊秀芳 1982等)。「文白異讀」固然含有豐富的音韻史訊息，值得大書特書；但我們也可以從構詞的角度，觀察同一個字的白讀形式和文讀形式如何進入詞的層面，以及彼此的互動方式 (如連金發 1999, 2000; Lien 2001; Chappell 2001; 陳麗雪 2002; 鍾蔚蘋 2016; 郭必之 2018b等)。本文即從構詞角度切入，根據第一手資料，探索廈門閩南語 (以下或簡稱「廈門話」) 的白讀形式和文讀形式錯綜複雜的關係，¹以及從歷時觀點解釋這些關係的成因。

1. 本文沿用郭必之 (2018b: 237) 的叫法：「白讀」和「文讀」是語音單位，「白讀形式」和「文讀形式」則是與之相應的構詞單位。

在構詞層面上，代表語素的漢字如果有文白異讀，很多時候都有明確而嚴格的分工 (division of labor)，不能隨意互換。²表 1 以 Norman (1979) 曾討論過的「石」字為例：

表 1. 早期廈門話「石」的三個形式在構詞上的分工（據 Douglas 1873）*

	/tsioŋ ⁸ / (白 ₁)	/siaŋ ⁸ /** (白 ₂)	/sik ⁸ / (文)
單純詞「 <u>石</u> 」	✓		
「 <u>石</u> 頭」	✓		
「 <u>石</u> 卵」（卵石）	✓		
「 <u>石</u> 硯」		✓	
「 <u>石</u> 榴」		✓	
「 <u>石</u> 石」（大理石）		✓	
「 <u>石</u> 石」（大理石）	✓		
「 <u>鐵</u> <u>石</u> 心腸」			✓

† 表中標示帶底線、粗體字的讀音
* 本文的標調方式：1-陰平；2-陽平；3-陰上；4-陽上；5-陰去；6-陽去；7-陰入；8-陽入。廈門話沒有獨立的第4調。原屬第4調的字已併入第6調中。廣州粵語（第6節）的第7調（陰入）分7a（上陰入）和7b（下陰入）。
** /siaŋ⁸/在現代廈門話裡已舒化為/sia⁶/。又，「石硯」一詞今不存。/sia⁶/主要用於「石榴」和指大理石的「石石」。

「石」的三個形式有清晰而嚴謹的分工：/tsioŋ⁸/指稱一般的石頭；/siaŋ⁸/用於「石硯」、「石榴」等詞；/sik⁸/則是讀書用的形式，見於「鐵石心腸」等成語中。這三個形式不能隨意互換，不妨視為三個不同的語素。它們的共同點，只是披著同一個漢字的外殼而已。

分工也體現在具語義對立的同形（字形）異讀複合詞上，舉兩組例子：

- (1) a. 雨水/u³ sui³/[文-文]（二十四節氣之一）
b. 雨水/hɔ⁶ tsui³/[白-白]（天上掉下來的雨水）

2. 所謂「不能隨意互換」是指單一方言而言。

- (2) a. 兩岸/liɔŋ³ ɲan⁶/[文-文] (專指「海峽兩岸」的「兩岸」)
 b. 兩岸/nŋ⁶ hua⁶/[白-白] (河道的兩旁)

寫出來都一樣，但天上掉下來的「雨水」(1b)和表節氣的「雨水」(1a)讀音不同，因為它們在組合時採用了不同文白形式。這種同形異讀複合詞的分工在閩南語裡並不罕見(陳麗雪 2002: 235–236)，若干程度上說明了閩南語的使用者是有意識地運用文、白形式進行構詞。

筆者調查時也留意到：少數複合詞其中一個或兩個語素存在文白異讀的變異 (variation)。也就是說，由不同異讀形式組成的複合詞不構成語義上的對立，甚至在不同的社會群體中存在競爭 (competition) 的關係，如：

- (3) a. 分手/hun¹ tshiu³/[文-白]
 b. 分手/pun¹ tshiu³/[白-白]
- (4) a. 名片/bin² phian⁵/[文-文]
 b. 名片/miã² phr⁵/[白-白]

以(3)為例，複合詞的首個語素出現了變異：/hun¹/是「分」的文讀形式，/pun¹/是白讀形式。根據我們的調查，中、老年人，或受過閩南語文讀訓練的人(如參加過「閩南語水平等級測試」的)傾向用(3a)，年輕人則傾向用(3b)，³但它們的語義基本一樣。

通過以上簡單的介紹，我們看到文、白形式在構詞的過程中既有分工，也有競爭。⁴這現象是閩南語構詞學中一個重要的課題，前人(特別是Lien 2001; 陳麗雪 2002; 鍾蔚蘋2016)已做過若干描述。可是，對於以下幾個問題，筆者認為仍大有討論的空間：(一)構詞時，文、白形式哪些場合採用分工？哪些場合發生競爭？(二)有什麼因素決定上述結果？(三)分工和競爭的關係是否不變的？(四)分析閩南語這種構詞現象，對研究其他漢語方言有沒有啟示？本文希望對這些領域進行探索。

3. 在27位受訪者(都是土生土長的廈門人)中，17人表示兩個形式都能接受。只用(3b)的有七人，其中40歲以下的佔了五人。

4. 為什麼我們選擇觀察複合詞呢？主要目的是為了方便比較。像表1的「石」唸/tsioŋ⁸/時既是個自由語素，也是個單純詞；唸/siaŋ⁸/或/sik⁸/時只是黏著語素。它們必須通過構詞才可能出現在實際口語中。拿/tsioŋ⁸/跟/siaŋ⁸/、/sik⁸/直接做比較，意義並不大。

本文的語料，主要採自2018年4月及2019年8月兩次在廈門實地進行的田野調查。在第一次調查中，我們先把研究計劃CUHK4001/02H廈門話字表（2,000多字）中帶文白異讀的部分都篩選出來，⁵然後參考李榮、周長楫（1998）、周長楫（2006）等幾部閩南語詞典，列出這些字所代表的語素構成的複合詞，期間又補充了一些共通語裡常用的複合詞，製成詞表。調查時，先問發音人（52歲，女性，大專程度，在廈門土生土長，沒長時間離開過當地）到底用不用那些詞？如果用的話怎麼唸？若有不同的唸法，它們的語義是否相同？在什麼場合使用？經過詳細分析後，我們把一些有變異或者有機會出現變異的詞條抽取出來，製成簡表，在第二次調查中向29位受訪人（年齡由23歲至69歲。大部分都在廈門出生、成長）發問。這次調查的目的是試圖找出變異與發音人社會背景（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之間的關係。筆者也曾經對汕頭閩南語進行過類似的研究。將來計劃拿廈門話和汕頭話在構詞方面的異同作全面的比較，探索閩南語構詞的演變歷程。⁶

需要說明的是，下文所用的廈門話例子，主要參考第一次調查那位發音人的形式。她的廈門話，音系方面和周長楫（2006）所記錄的基本無別，詞彙方面則偶有不對應。⁷下文中所說的「發音人」也是指她一個人。至於存在著個體差異的複合詞，我們會隨文註出使用者的傾向，不主一家的讀音，但暫時未能給出定量分析。

在進入正題之前，讓我們從閩語史的角度，考察一下閩南語文、白形式的形成和複合詞之間的關係。

5. 這裡採用了廣義的「文白異讀」概念，把 /kuāi⁶/（懸）和 /ko¹/（高）、/laŋ²/（儂）和 /lin²/（人）、/tsit⁸/（蜀）和 /it⁷/（一）這些同義異源的組合都包括進來。它們在構詞過程中的互動，和真正的文白異讀組合無異。參看連金發（Lien 2001）、郭必之（2018b）。

6. 這項研究的目的是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分析文、白形式在閩南語複合詞中的變異，稍後將展開量化分析。本文暫時不擬討論這方面的細節。

7. 所謂「不對應」，主要分為三種情況：（一）發音人口語裡有某個詞，詞典沒收錄；（二）詞典收錄的複合詞，發音人表示不能接受或根本沒聽過；（三）同一詞形，但彼此釋義不同。

2. 閩語字音層次的累積與複合詞的形成

在筆者的字表中，個別漢字在廈門話裡擁有不止一個白讀形式。除了表1的「石」外，還有「平」、「成」、「節」、「方」等。這些白讀形式主要有兩個來源：

- (一) 形態變化的殘留：閩語的祖語估計有形態變化 (Norman 1991: 343)。由於新派生出來的語素大多依舊由基式的漢字表達，沒創製新字，所以在文讀進入以前，閩語肯定已經不再是「一字一音」的語言。好像廈門話「成」有 /tsiã²/ (將要達到某一程度)、/tsʰiã²/ (成全；培養) 兩個白讀形式，後者應該是由前者派生出來的；
- (二) 不同歷史層次的累積：根據 Norman (1991: 338–339) 的說法，閩語在分裂為現代各支 (閩南、閩東、閩北等) 以前就已經累積了至少兩個層次，如「石」的 /tsioŋ⁸/ 代表最早的「漢代層」；/siaŋ⁸/ 則代表稍晚的「南朝層」 (Norman 1979: 271)。理論上，屬「漢代層」的詞口語程度最高，屬「南朝層」的詞則包含了較多書面語 (learned) 成分，但要嚴格區分兩者有時並不容易。

至於閩語的文讀形式，相信是晚唐或以後在教育和戲曲普及等因素帶動下逐漸建立起來的。開始時，文讀的限制很多，基本上只用於讀書。可是隨著複合詞的增加，文讀形式便大量地進入複合詞中。正如楊秀芳 (1993: 823) 所說：「(文讀形式) 往往固結於詞彙，隨詞彙出現」。另一方面，白讀層和文讀層長時期互相滲透，製造了不少聲母、韻母、聲調來源於不同層次的形式，如「方」/hŋ¹/ 聲母屬文讀層成分，韻母卻帶白讀特點。這些「半文半白」或「文白夾雜」的形式使閩南語「一字多讀」的現象更加突出。

今天，白讀形式和文讀形式已經不再涇渭分明了。由文讀形式構成的複合詞可以出現在口語中，由白讀形式構成的複合詞也會在廣播等比較莊重的場合中脫口而出 (cf. 楊秀芳 1982: 5; 1991: 12–13)。表2和表3分別列出廈門話的俗傳複合詞詞和文傳複合詞。無論是哪一種，它們的構成成分既有白讀形式，也有文讀形式。俗傳詞 (popular word) 和文傳詞 (literary word) 這兩個概念是由羅杰瑞 (2007: 92) 提出的。前者指

一般老百姓（特別是不識字的）從祖宗八代一代代傳下來的詞語，後者則指或早或晚已融入口語的書面語。俗傳詞和文傳詞都可以出現在普通口語裡。

表 2. 廈門話俗傳複合詞的形式和成分*

詞例	詞義	讀音	層次組合
零星	整體以外的尾數、零錢	lan ² san ¹	白-白
物配	下飯菜	miŋ ⁸ p ^h e ⁵	白-白
有藝	有趣	u ⁶ ge ⁶	白-文
食食	食物	tsiaŋ ⁸ sit ⁸	白-文
淡薄	一點兒	tam ⁶ poŋ ⁸	文-白
半病	不中用、無能	puan ⁵ pi ⁶	文-白
三八	有些傻氣、言談舉止有些悖理或不正經的女子	sam ¹ pat ⁷	文-文

* 廈門話釋義參考了李榮、周長楫 (1998)、周長楫 (2006) 等詞典。下文不一一說明。

表 3. 廈門話文傳複合詞的形式和成分

詞例	讀音	層次組合
破案	p ^h o ⁵ an ⁵	文-文
靜坐	tsiŋ ⁶ tso ⁶	文-文
齊全	tsue ² tsuan ²	白-文
天氣	tɕi ¹ kɕi ⁵	白-文
目前	bok ⁸ tsiŋ ²	文-白
陸地	liok ⁸ tue ⁶	文-白
支架	ki ¹ ke ⁵	白-白
大學 <small>學術機構</small>	tua ⁶ oŋ ⁸	白-白

乍看之下，白讀形式和文讀形式的出現好像毫無章法。但經反覆推敲之後，發現從如果從複合詞形成的角度加以思考，大部分的情況並不

是沒有規律可尋的。底下將分析兩個主要決定複合詞構詞時採用哪一種形式（白讀形式、文讀形式）的因素。

3. 影響複合詞選擇文、白形式的因素（一）：語體因素

在傳統的認知裡，漢語方言文、白形式其中一項最顯著的差異在風格色彩方面。一般來說，文讀形式較常用於新興詞語、書面語詞及通行區域較廣的通語詞裡，而白讀形式則用於口語詞、當地特殊土語或本地地名 (cf. 王洪君 2007[1986]: 39)，閩南語也不例外，正如周長楫、歐陽憶耘 (1998: 141–144) 所指出：廈門話的文讀形式，較常出現在古詩文、成語，以及和普通話同形同義、又不是閩南語的固有複合詞中；白讀形式則見於基本詞、方位詞、量詞和方言特有詞之中。鄭良偉 (1997b: 196) 也說：「新起的詞語，如是經過書面語移借的，過去傾向使用文言音（筆者按：即文讀音）」。⁸箇中原因，不難理解：文讀形式主要來源於權威方言。相對於地方性的「土語」而言，權威性方言容易給人一種「優越」、「典雅」的感覺。文讀形式和白讀形式，一個代表「典雅」，另一代表「通俗」，彼此形成分工的狀態。本文把這種分工稱為「語體分工」。所謂「語體」，我們採用了馮勝利 (2013: 5) 的意見：「用語法手段調節直接交際距離的語言體系」。他認為人類交際中有兩個基本範疇：（一）正式與非正式的範疇；（二）典雅與通俗的範疇。在這個體系下，文讀形式偏向於「正式」和「典雅」，白讀形式則偏向於「非正式」和「通俗」。下文用八個例子作出具體說明。

3.1 事例一：「飛」

廈門話的「飛」有兩個形式：

- a. /pe¹/（白），可組成「飛去」、「飛星」/pe¹ tsɿ¹/（流星）⁹、「飛虎」/pe¹ hɔ³/（麒麟）等複合詞；
- b. /hui¹/（文），可組成「飛機」、「飛行」、「飛彈」等複合詞。

8. 鄭良偉在另一篇文章 (Cheng 1997a: 90) 中指出：不少閩南語新興的複合詞都是直接由共通語借移過去的。

9. 方言詞會標上讀音及解釋，其他不標。下倣此。

不論是白讀形式、抑或是文讀形式，「飛」所蘊含最基本的義位都是{飛行}。「飛機」、「飛彈」本身都是新興事物，又和共通語共用同一詞形，在「語體因素」的帶動下，採用了文讀形式/hui¹/，和閩南語固有詞「飛星」的「飛」所採用的白讀形式/pe¹/構成對立。¹⁰

3.2 事例二：「毛」

廈門話的「毛」有兩個形式：

- a. /mŋ²/ (白)，可組成「頭毛」/tʰau² mŋ²/ (頭髮)、「眉毛」、「羊毛」、「雞毛」等複合詞；
- b. /mɔ²/ (文)，可組成「毛筆」、「毛線」、「羽毛球」等複合詞。¹¹

「毛」最基本的義位是人類和動物{毛髮}，也可指鳥類的{羽毛}。在詞例中，之所以「雞毛」的「毛」用白讀形式、「羽毛球」的「毛」用文讀形式，不是因為語義有別，而是因為「雞毛」是閩語的固有詞，「羽毛球」則是由外地輸入的詞語。「語體因素」在文、白形式分工方面起了關鍵的作用。

3.3 事例三：「天」

廈門話的「天」有兩個形式：

- a. /tʰi¹/ (白)，可組成「天頂」/tʰi¹ tiŋ³/ (天空)、「天時」/tʰi¹ si²/ (天氣)、「天地」等複合詞；
- b. /tʰian¹/ (文)，可組成「天堂」、「天生」、「天使」等複合詞。

10. 汕頭話「飛」的文讀形式/hui¹/只能用於人名(如「張飛」的「飛」)，其他場合只能用白讀形式/pue¹/ (對應於廈門話的/pe¹/)。這顯示出在汕頭話「飛」兩個形式的競爭中，「語義因素」比「語體因素」重要；而廈門話則剛好相反。就這例子而言，「語體因素」壓過了「語義因素」。至於為什麼不同的方言會出現差異？這是我們日後探索的一個方向。

11. 「毛」這兩個形式的確定，主要參考了我們所依據的廈門話字表(參考第1節的介紹)。¹⁰/mŋ²/可能來源於泉州話，¹¹/mɔ²/則可能源自漳州話。這種把不同次方言的讀音調整為文白異讀的做法，在漢語方言裡不算稀見(如丁邦新(1992)所討論過的澄邁話和儋州話)。北京大學(2003: 178)為廈門話的「毛」記錄了三個讀音：¹²/mŋ²/、¹³/mɔ²/都是白讀音，另有文讀音/¹⁴māu²/。

「天頂」和「天堂」的「天」都是指 {天空}。前者用白讀形式，後者用文讀形式，只能歸咎於「語體因素」的影響。

3.4 事例四：「月」

廈門話的「月」有兩個形式：

- a. /geŋ⁸/ (白)，可組成「月光」/geŋ⁸ kŋ¹/ (月亮)、「月餅」、「月眉团」/geŋ⁸ bai² a³/ (月牙兒)、「月底」等複合詞；
- b. /quat⁸/ (文)，可組成「月宮」、「月老」、「蜜月」等複合詞。

「月宮」、「月老」這些詞應該都是通過戲曲傳入閩南地區的；「蜜月」是新興詞。在「語體因素」的支配下，這些詞的「月」都採用了文讀形式 /quat⁸/，和「月光」、「月底」等固有詞的「月」/geŋ⁸/構成對立。

3.5 事例五：「正」

廈門話的「正」有兩個形式：

- a. /tsiã⁵/ (白)，可組成「正手」/tsiã⁵ ts'hiu³/ (右手)、「正港」/tsiã⁵ kaŋ³/ (正宗)、「正音」等複合詞；
- b. /tsiŋ⁵/ (文)，可組成「正式」、「正確」、「正常」等複合詞。

「正港」、「正手」這些閩南語固有複合詞中的「正」採用白讀形式，「正式」、「正確」這些書面語詞中的「正」則以文讀形式表達。「語體因素」在此的影響，應該是毫無疑問的。

3.6 事例六：「讀」

廈門話的「讀」有兩個形式：

- a. /tʰak⁸/ (白)，可組成「讀冊」/tʰak⁸ ts'heŋ⁷/ (讀書)、「讀出」、「讀法」等複合詞；
- b. /tʰok⁸/ (文)，可組成「閱讀」、「讀者」等複合詞。

「讀」文、白兩個形式沒有明顯的語義差別。「讀」作動詞用，以及在「讀冊」等方言固有詞中採白讀形式，「讀者」等書面語詞則選擇文讀形式。

3.7 事例七：「用」

廈門話的「用」有兩個形式：

- a. /iŋ⁶/ (白)，可組成「實用」、「常用」、「用力」/iŋ⁶ lat⁸/ 等複合詞；
- b. /iɔŋ⁶/ (文)，可組成「利用」、「使用」、「費用」等複合詞。

「用」的文讀形式和白讀形式在語義上幾乎沒有區別。它作動詞單用時唸白讀。同樣採白讀形式的還有「用力」、「常用」中的「用」。¹²

「費用」、「利用」中的「用」傾向唸文讀。它們都是晚近由外地傳入的文傳詞。

3.8 事例八：「懸」～「高」

「懸」/kuāi²/、「高」/ko¹/本身並不同源，但由於意思相若，語音上也有點關係，所以一般閩南人都以為/kuāi²/、/ko¹/是文白異讀的關係。¹³前者是俗傳形式，後者是文傳形式：

- a. /kuāi²/ (懸)，可組成「身懸」(身高)、「懸下」/kuāi² ke⁶/ (高低)、「升懸」/siŋ¹ kuāi²/ (升高) 等複合詞；
- b. /ko¹/ (高)，可組成「提高」、「高級」、「高等」等複合詞。

由「懸」所組成的複合詞(如「懸下」)，口語性質較強；由「高」組合成的複合詞如「高級」、「高等」、「高齡」等，均屬文傳詞範圍，而且當中的「高」也比較抽象。

3.9 小結

上文介紹過廈門話裡八組因「語體因素」而構成文、白形式分工的例子。可以想像：廈門話根據共通語的詞形，製造出「飛機」、「閱讀」、「提高」這些複合詞。考慮到「正式」和「典雅」的因素，詞中具文白異讀的「飛」、「讀」、「高」都採用了文讀。然而，這只是真相的一部分。前文(第2節)已經說過：文、白形式所組成的複

12. 周長楫(2006: 1080) 給出廈門話「用力」一詞的兩個形式：/iŋ⁶ lat⁸/和/iɔŋ⁶ lik⁸/。後者「用」、「力」都用了文讀形式。

13. 歌田冊和早期的閩南語詞典經常把/kuāi²/寫作「高」(Klötter 2005: 263, 275)，正是這個認識的反映。

合詞，有時已經難以用使用場合（口語、莊重場合）區分了這是因為「語體因素」並不是複合詞選擇文、白形式時唯一的考量，它要和下文將要提到的「語義因素」發生競爭。

4. 影響複合詞選擇文、白形式的因素（二）：語義因素

閩語白讀層形成的時間不晚於漢代（Norman 1979; Ting 1983; Baxter & Sagart 2014: 33等）。依此推論：白讀形式的義位早在白讀層形成時就已經確定下來了，反映了該詞在漢代、甚至更早年代的語義特點。¹⁴一般而言，白讀形式代表該字的基本義位、其引申義或方言中特有的義位，義位的範圍或寬或窄，但其界線都相對清晰。相對地，文讀形式是新興的。當它進入閩南語後，會跟白讀形式在構詞層面上發生互動。一種情況是，文讀形式和白讀形式的義位重疊，隨之引發競爭。如果白讀形式勝出，就意味著文讀形式逐漸式微，或轉移到其他義位；如果文讀形式勝出，就表示白讀形式走向消亡，或出現義位窄化。也有些複合詞處於文、白拉鋸的狀態，容許變異的存在；另一種情況是，文讀形式和白讀形式佔據不同的義位。上述兩種情況最終都會導致「語義分工」，即一個漢字的不同義位分別由白讀形式和文讀形式承擔。¹⁵事實上，純「語義分工」的例子並不常見，更多時候是「語義分工」和「語體分工」在由同一漢字構成的複合詞中發生糾纏，造成了表面上的例外。請看以下十二組例子。

4.1 事例一：「白」

廈門話的「白」有兩個形式：

- a. /pe⁷⁸/（白）有{白色}、{徒然}、{無味}等義位，能組成「白米」、「白痞」/pe⁷⁸ p^hu³/（醬油上的白色霉菌）、白了/pe⁷⁸ liau³/（白費）等複合詞；
- b. /pik⁸/（文）主要表示「白」的其他義位，組成「明白」、「坦白」等複合詞，或用於人名如「李白」之中。

14. 第2節提過，個別漢字在閩語裡擁有超過一個白讀形式。碰到這種情況，我們很難單靠語義特徵，判斷哪個形式較早。

15. 這個現象在其他漢語方言裡也有（如北京官話的「角」有文白異讀：jiao指「動物的角」、jue則有「競爭、爭勝」之義），但遠不如閩語那樣普遍。另參考本文第6節。

「白」最基本的義位是{白色}。{徒然}、{無味}等都是由{白色}引申出來的義位。在廈門話中，由這些義位組成的複合詞大部分都由「白」的白讀形式/peʔ⁸/表達。/peʔ⁸/的結合能力非常高。相反，文讀形式/pik⁸/主要承載「白」的其他義位，結合能力較弱，出現在文傳詞「明白」、「坦白」，以及人名「李白」中。¹⁶這裡碰到一個問題：為什麼茶葉名「白毫」和成語「白頭偕老」、「白手興家」的「白」都用文讀形式？是否違反了「語義分工」？其實不然。這些例子和共通語同形，相信是隨文讀層輸入閩語之中。詞中的「白」之所以讀/pik⁸/，是「語體因素」起作用的結果。目前我們還沒找到俗傳詞表{白色}、{徒然}、{無味}義時採文讀形式的例子。

4.2 事例二：「果」

廈門話的「果」有兩個形式：

- a. /ke³/ (白) 表{水果}，組成「果子」、「果實」、「果仁」等複合詞；
- b. /ko³/ (文) 一般表示{水果}以外的其他義位，組成「成果」、「果然」等複合詞。

「果」的本義就是「水果」(《說文·木部》：「木實也」)。¹⁶/ke³/繼承了這個義位。文傳複合詞「成果」、「果然」等複合詞中的「果」，則由文讀形式/ko³/表達。這裡又有一個反例：「水果」的「果」廈門話唸/ko³/。「水果」一詞早見於《六度集經》等中古文獻，可以懷疑它是經文讀層進入閩語的。受「語體因素」的影響，詞中的「果」採用了文讀形式。

4.3 事例三：「管」

廈門話的「管」有兩個形式：

- a. /knj³/ (白) 表{管狀物}，組成「水管」、「血管」、「氣管」等複合詞；¹⁷

16. 好些閩南語方言(如汕頭話、惠東話)「白」的文讀形式甚至已經消失了。

17. 審查人提供了「管」的另一個白讀形式/kɔŋ³/。周長楫(2006: 477)把這個詞寫成「拱」，「管子」的意思，可構成「水拱」、「竹拱」、「米拱」等詞。「管」、「拱」是否有相同的語源，有待進一步考察。

- b. /kuan³/ (文) 一般表示{管狀物}以外的其他義位，組成「管理」、「接管」等複合詞。

「管」在先秦兩漢文獻中除了是樂器的名稱外，還指「管狀物」。成語「以管窺天」即源自《莊子·秋水》。這是「管」的基本語義，在廈門話中由白讀形式/kɿ³/表達。¹⁸採用文讀形式/kuan³/的詞包括「管理」、「接管」、「南管」、「北管」等。前二者與{管狀物}無關，後二者則明顯源自共通語。「南管」、「北管」的「管」之所以讀/kuan³/，是因為「語體因素」發揮了效用。

4.4 事例四：「經」

廈門話的「經」有兩個形式：

- a. /ki¹/ (白) 表{編織}，組成「經織」（編織）、「經布」（織布）等複合詞；
b. /kiŋ¹/ (文) 表示「經」的其他義位，組成「經過」、「經驗」、「經典」等複合詞。

「經」在《說文》中的解釋是「織也」。可以說，/ki¹/這個白讀形式完好地保留了「經」最原始的義位，惟結合面不廣。文讀形式/kiŋ¹/則吸收了「經」在{編織}以外的義位。

4.5 事例五：「安」

廈門話的「安」有兩個形式：

- a. /uā¹/ (白) 主要用於福建沿海地區的地名，如「南安」、「同安」；
b. /an¹/ (文) 用於其他場合，組成「安排」、「安全」等複合詞，也用於福建沿海以外地區的地名，如「西安」。

「安」的白讀形式/uā¹/只能用於少數地名之中，結合面非常窄。通過和汕頭話、同安話的比較，可以知道廈門話「安」的白讀形式/uā¹/經歷了語義窄化。汕頭話的/uā¹/除了用於地名外，也可構成「安全」

18. 汕頭話的/kwɿ³/ (對應於廈門話的/kɿ³/) 只能指{氣管}。「水管」、「血管」的「管」一概只能用文讀形式/kuan³/ (對應於廈門話的/kuan³/)。汕頭的白讀形式有明顯語義窄化的傾向。

等複合詞；同安話「安排」的「安」也用白讀 (Douglas 1873: 347)。¹⁹ 我們推測：廈門話「安排」等詞早期可能也有過/uā¹ pai²/一讀，後來因為受「語體因素」的影響，「安」改唸文讀/an¹/。泉州市安溪縣的「安」也唸/an¹/。箇中原因，可能是安溪得名的年代比較晚（北宋末，原名「清溪」），而南安、同安則早在六朝已經命名。

4.6 事例六：「末」

廈門話的「末」有兩個形式：

- a. /bua²⁸/ (白) 表{碎屑}，組成「藥末」、「茶末」、「芥末」等複合詞；
- b. /buat⁸/ (文) 表示「末」的其他義位，組成「末代」、「末期」等複合詞。

表{碎屑}的義「末」是由{末端}義引申出來的，早見於《世說新語》等六朝文獻。在廈門話中，這個義位由白讀形式/bua²⁸/承載著。「末代」等書面語詞的「末」則用文讀形式/buat⁸/。²⁰

4.7 事例七：「邊」

廈門話的「邊」有兩個形式：

- a. /pī¹/ (白) 表{旁邊}，或做表方位的語素，組成「邊頭」/pī¹ t^hau²/ (旁邊)、「身邊」、「桌邊」等複合詞；
- b. /pian¹/ (文) 表示「邊」的其他義位（主要表{邊界}），組成「邊界」、「邊境」、「邊防」等複合詞。

在廈門話裡，由「邊」白讀形式所組成的複合詞大都有{旁邊}的意思，表{邊界}的義位則由文讀形式所組成的複合詞負責，形成分工。有趣的是，「旁邊」一詞的「邊」在Douglas (1873: 371) 和周長楫 (2006: 933) 的詞典中均用文讀形式，但我們的發音人則唸白讀。這現象不難解釋。「旁邊」顯然借自共通語，是個文傳詞（俗傳形式是「邊頭」）。受「語義因素」影響較重的人，傾向用白讀形式（如我們的

19. 這點承蒙審查人指出，謹申謝忱。

20. 廈門話把「末端」叫做「尾」，如「尾名」（最後一名）、「月尾」（月底）（周長楫 2006: 158）。

主要發音人)；受「語體因素」影響較重的人，則採用文讀形式。它在廈門話裡存在著變異。

4.8 事例八：「流」

廈門話的「流」有兩個形式：

- a. /lau²/ (白) 表{液體移動}，常見於動賓式複合詞如「流血」、「流汗」、「流瘍」/lau² siŋ²/ (骯髒) 中；
- b. /liu²/ (文) 主要表示「流」的其他義位，組成「交流」、「流行」、「流失」等複合詞。

「流」最基本的義位就是{液體移動}。在廈門話裡，這個義位反映在白讀形式所組成的複合詞中。這些複合詞多屬動賓式，/lau²/「流」充當前一個成分。文讀形式組成的複合詞則有「交流」、「流行」等，皆屬文傳詞。至於源自共通語的「漂流」、「落花流水」，由於受「語體因素」的影響，所以當中的「流」也採用了文讀形式。

4.9 事例九：「生」

廈門話的「生」有三個形式：

- a. /tsh¹i/ (白₁) 表{不熟}、{未加工}、{有生命的}、{陌生}，組成「生米」、「生字」/tsh¹i li⁶/ (不認識的字)、「生日」/tsh¹i bak⁸/ (不熟悉的)、「生擒活掠」等複合詞；
- b. /si¹/ (白₂) 表{生育}、{生長}、{生存}，也可表{陌生}，組成「生命」、「生日」、「生成」/si¹ sin²/ (生來就有)、「生份」/si¹ hun⁶/ (陌生) 等複合詞；
- c. /sin¹/ (文) 一般表 (a)、(b) 以外的其他義位，組成「生理」/sin¹ li³/ (生意)、「發生」、「醫生」等複合詞。

廈門話「生」有兩個白讀形式，差別在於聲母。不管來源如何，²¹它們都有幾個明確的義位，而且由來已久，統統可以在先秦文獻中找到用例。文讀形式/sin¹/主要承載著白讀形式以外的其他義位，但活躍程度

21. Baxter & Sagart (2014) 的上古音系統特別關注閩語的反映，但他們討論「生」字的構擬時卻沒提起它在閩語中的形式，也沒說明為什麼表{不熟}的「生」會唸送氣塞擦音聲母。「生」的兩個白讀形式在各閩語方言中整齊地對應著，而且其義位大致和廈門話的相當。估計這兩個形式在閩語成立時已經存在。

較高。在我們的調查詞表中，「生平」、「天生」、「生產」等詞中的「生」都唸/siŋ¹/，不唸預期的/si¹/，顯示造這些詞時「語義因素」的作用都比較薄弱，「語體因素」的影響比較重要。當「語體因素」的力度壓過「語義因素」，使用者便會採取文讀形式。

4.10 事例十：「節」

廈門話的「節」有三個形式：

- a. /tsue⁷/ (白₁) 主要用於表傳統的節慶，組成「中秋節」、「冬節」/taŋ¹ tsue⁷/ (冬至) 等詞；
- b. /tsat⁷/ (白₂) 有{物體各段相連接的地方}、{節制}等義位，也可以做量詞，組成「關節」、「骨節」、「有搏節」/u⁶ tsun³ tsat⁷/ (節制) 等詞；
- c. /tsiat⁷/ (文) 主要表(a)、(b)以外的其他義位，組成「節目」、「節約」等複合詞。

「節」兩個白讀形式的關係曾經引起過討論。吳瑞文(2002: 147-148)認為「節」作「時令、節氣」詞用可上溯先秦兩漢文獻，引《左傳》、《史記》等為證；「節」做「關節」詞用雖然早見於漢代文獻（如《說文·竹部》：「節，竹約也」），但作量詞用（如「一節甘蔗」）卻始見於魏晉南北朝。他由此推論：表「節日」義的/tsue⁷/屬秦漢層，表「關節」義或作量詞的/tsat⁷/則屬六朝層。我們翻看語料，發現兩個白讀形式在閩語區裡整齊地對應著（「白₁」比「白₂」更常見一些），都可以上推至原始閩語層位，具有相當的歷史深度。無論如何，兩個白讀的義位皆可從古文獻中找到佐證，其來有自。文讀形式除了表達「節」的其他義位外，也用於一些新興節日如「情人節」、「三八節」（婦女節）或成語「四時八節」中。這些例外都源於共通語，可以視為「語體因素」發揮效用的結果。

4.11 事例十一：「指」

廈門話的「指」有三個形式：

- a. /tsāi³/ (白₁) 表{手指}，組成「尾指」、「指指」/ki³ tsāi³/ (食指) 等複合詞；

- b. /ki³/ (白₂) 表{用手指指}，作動詞用，詞例有「指指揆揆」/ki³ ki³ tu⁸ tu⁸/ (指手劃腳)；
- c. /tsi³/ (文) 主要表 (a)、(b) 以外的其他義位，組成「指揮」、「指導」等複合詞。

「指」的本義是「手指」，見《說文》。廈門話這個義位由「白₁」的 /tsāi³/ 承載。「指」本身是個陰聲韻字，但這個形式卻帶鼻化韻，暗示它先前可能有個前鼻化 (prenasalized) 成分。²²{用手指指}明顯是由{手指}引申出來的。廈門話的 /ki³/ (白₂) 專門負責這個義位。以 /ki³/ 的對應形式表達 {用手指指}，在閩南區中所在多有，卻罕見於其他閩語方言，可能是閩南語自己的創新。儘管如此，/ki³/ 這個形式肯定非常古老。²³更重要的是，它的義位界線清晰，和文讀形式構成對立，估計在文讀層傳入前就已經存在了。文讀形式 /tsi³/ 除了能構成「指揮」、「指導」外，還出現在「五指山」、「十二指腸」等詞中，當中的「指」都有{手指}義。毫無疑問，這些文傳詞都是由共通語借移過去的。用文讀唸出，是受「語體因素」影響之故。

4.12 事例十二：「方」

廈門話的「方」有四個形式：

- a. /paŋ¹/ (白₁) 僅用於「四方」一詞中；
- b. /pŋ¹/ (白₂) 僅用於姓氏；
- c. /hŋ¹/ (白₃) 表{藥方}，組成「秘方」、「藥方」等複合詞。
- d. /hoŋ¹/ (文) 表 (a)、(b)、(c) 以外的其他義位，組成「方便」、「方言」等複合詞。

22. 帶鼻化韻的「指」在閩南區裡十分普遍，如泉州話 /tsūi³/、汕頭話 /tsōi³/、揭陽話 /tsāi³/、海豐話 /tsāi³/。郭必之 (Kwok 2018a: 54) 認為這些形式和閩北語帶「弱化聲母」(softened initials) 的形式相關，參考建甌 /i³/、建陽 /i³/。前鼻化成分相信是「弱化聲母」的主要來源。Baxter & Sagart (2014: 79) 即把「指」的上古音構擬為 *mə.kijʔ。*mə 是一個前鼻化成分，鬆散地 (loosely) 依附在詞根前面。

23. /ki³/ 的聲母沒經歷「第一次顎化」(first palatalization)，反映了漢代或以前的音韻結構。

「方」字有三個屬白讀形式，義位界線都比較窄，結合面又不廣，例如/hŋ¹/（白₃）這一形式只表{中藥藥方}。相反，文讀形式/hɔŋ¹/的結合面較寬，使用頻率也較高。

4.13 小結

上述例子，主要說明在「語義因素」的影響下，廈門話同一字的白讀形式和文讀形式各自管轄不同的義位，形成分工。在某些情況下，白讀形式組成複合詞的能力很強，例如「白」（第4.1節）的白讀形式幾乎完全壓倒文讀形式；但也有些情況剛好相反：白讀形式非常弱，甚至面臨被淘汰的邊緣，如「經」（第4.4節）和「安」（第4.5節）。結合面的廣與窄，某程度上視乎相關形式擁有多少個義位：義位多自然結合面較廣，義位少則結合面較窄。

5. 文、白形式在構詞層面上的互動

在我們搜集到的例子中，文讀形式和白讀形式互動後只會出現兩種結果：（一）分工：彼此各司其職，如「經」（第4.4節）的白讀形式/kɿ¹/用於俗傳詞「經織」、「經布」等，文讀形式/kin¹/則見於文傳詞「經濟」等。兩個形式的語義也有差別；（二）競爭：複合詞中某個成分出現屬於文白異讀範圍內的變異，如「名片」/bin² p^hian⁵/[文-文] ~ /miä² p^hi⁵/[白-白]（例4a、4b）。分工和競爭雖處於對立，但也有演變的可能（如由競爭演變為分工），下文會詳細探討。根據本文的認識，文、白形式在構詞層面互動後出現哪種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語義因素」和「語體因素」的強弱、語義是否重疊，以及是否發生衝突。

5.1 分工

如果「語義因素」和「語體因素」沒有衝突，白讀形式和文讀形式便會呈現出分工的狀態，如第4.6節談過的「末」，其白讀形式/bua⁸/在語義和語體上都和文讀形式/buat⁸/有所區別，所以兩者便呈現出嚴謹的分工。此外，也應該注意一些方言特有的複合詞如「經織」（第4.4節）。「經」所採用白讀形式/kɿ¹/包含了一個特殊義位{編織}，而這個

義位是共通語沒有的。可以預期：「經織」的「經」會相對穩定，不會受到文讀形式的干擾。它會跟採用文讀形式/kiŋ¹/的「經過」、「經驗」等構成分工。²⁴同樣的例子，還有「惡」和「養」。「惡」的白讀形式/oŋ⁷/可組成「惡做」/oŋ⁷ tsue⁵/（難做）、「惡講」/oŋ⁷ kɔŋ³/（難講）等複合詞。「惡」有{困難}之義；「養」則有兩個白讀形式：/iũ³/和/tsiũ⁶/，其中/tsiũ⁶/可組成「頭養」/tʰau² tsiũ⁶/（頭胎）等詞。許多廈門人甚至不知道/tsiũ⁶/的本字是「養」。上述「惡」和「養」的義位都是共通語相應形式所沒有的。在這情況下，「語義因素」便完全主導了分工的職責：「惡做」的「惡」和「罪惡」的「惡」/ɔk⁷/（文讀形式）、「頭養」的「養」和「營養」、「養分」的「養」/iɔŋ³/（文讀形式）分別形成了對立，互不干涉。

5.2 競爭

上文談「語義分工」的例子時，經常看到例外的出現，那是因為「語義因素」經常受到「語體因素」的干擾。當兩種因素發生衝突時，文、白形式便會進入競爭的狀態。在競爭的過程中，哪一個因素最終取得主導是幾乎不能預測的。當「語義因素」壓倒「語體因素」（「語義因素」>「語體因素」）的時候，會看到由白讀形式組成的複合詞進入比較莊重的場合、或文傳詞中；當「語體因素」成為主導時（「語體因素」>「語義因素」），由文讀形式組成的複合詞也能流入口語裡。先看三組具對比性的例子：

- (5) a. 廈門大學 /e⁶ mŋ² tua⁶ oŋ⁸/
 b. 廈大 /ha⁶ tai⁶/
- (6) a. 八字 /pueŋ⁷ li⁶/
 b. 八字𩇛 /pat⁷ li⁶ kʰa¹/（八字腳）
- (7) a. 春節 /tsʰun¹ tsueŋ⁷/
 b. 三八節 /sam¹ pat⁷ tsiat⁷/（婦女節）

24. 並不是說「經布」、「經織」這些詞不會被淘汰。事實上，晉江安海蘇厝閩南語的「經布」一詞正被「織布」所替代（曾南逸2014: 230）。這裡只是強調「經織」的「經」不太可能替換為文讀形式，讀成/kiŋ¹/。

(5a) 和 (5b) 是筆者第一次調查第一天就碰到的例子，印象非常深刻。

「廈門大學」(5a) 四字全用白讀形式，但縮略語「廈大」(5b) 卻必須用文讀形式。乍看起來，完全說不出道理。但細心探究，便發現可以從「語義、語體因素衝突」的角度加以解釋：(5a) 之所以採用白讀形式，是因為「語義因素」佔了主導。「廈門」固然本來就唸白讀，「大學」則指「規模宏大的高等學府」，²⁵這都符合「大」、「學」白讀形式的意思。²⁶至於唸文讀的「廈大」，則要從這個縮略語的來源談起。福建地區的大學向來不多，所以這個縮略語極可能是中國大學制度普及以後，由外地人創造的，以便和「北大」（北京大學）、「清大」（清華大學）、「中大」（中山大學）等並稱。由於是外地傳入，受「語體因素」的支配，所以「廈大」要採用文讀形式。就「廈大」這個形式而言，「語體因素」比「語義因素」重要。「八」的白讀形式/pue²⁷/指數字，構成「八月」、「八點」等詞；文讀形式/pat⁷/則用於較抽象的場合、或文傳詞中，如「八卦」、成語「五花八門」等。既然分工如此鮮明，為什麼「八字」(6a) 的「八」唸白讀、「八字餃」(6b) 的「八」卻要唸文讀呢？原因很簡單。「八字餃」一詞雖早在 Douglas (1873: 361) 中已有記載，但它是個共通語的仿造語 (calque)。²⁷在這情況下，「八字餃」的「八」字採用文讀形式便合情合理了——那是「語體因素」佔優勢的結果。「三八節」(7b) 的「節」語義上要讀/tsue²⁷/，現在採用文讀形式/tsiat⁷/，同樣標誌著「語體因素」在競爭中勝出。我們都知道「三八節」是近代才從西方傳入中國的節日。

(5)、(6)、(7) 三組例子都是通過對比後才看到文、白形式之間的競爭，但各詞本身並沒有變異，例如「三八節」在發音人的口語中始終只有一讀，不會讀成/sam¹ pat⁷ tsue²⁷/。²⁸但這種競爭關係無疑為複合詞中文白異讀的變異提供了基礎。

25. 注意廈門話裡也有全文讀形式的/tai⁶ hak⁸/「大學」，專指《禮記》中的〈大學〉篇。

26. 「大」的白讀形式/tua⁶/有{體積大}義，可組成「大雨」、「大細」/tua⁶ sue⁵/（大小）等詞；而採用「學」白讀形式的複合詞例則有「學堂」/o²⁸ tj²/（學校）、「學團」/o²⁸ a³/（私塾）等。

27. 除了共通語以外，個別漢語方言也用「八字腳」一詞，如廣州粵語/pat^{7b} tʃi⁶ kœk^{7b}/（筆者母語）。

28. 但我們在第二次調查時發現，個別年輕的廈門話使用者已經把「三八節」的「節」讀成/tsue²⁷/。這應理解為「語義因素」佔優的體現。

我們的調查發現：少數複合詞其中一個語素有屬於文白異讀範圍的變異。發音人覺得變體之間沒有語義差別。以下是六組例子。(a) 組其中一個語素用白讀形式，(b) 組其中一個語素採用文讀形式：

- (8) a. 樹林/ts^hiu⁶ nã²/ (「語義因素」 > 「語體因素」)
 b. 樹林/ts^hiu⁶ lim²/ (「語體因素」 > 「語義因素」)
- (9) a. 轉運/tɿ³ un⁶/ (「語義因素」 > 「語體因素」)
 b. 轉運/tsuan³ un⁶/ (「語體因素」 > 「語義因素」)
- (10) a. 懸度/kuāi² tɕ⁶/ (高度) (「語義因素」 > 「語體因素」)
 b. 高度/ko¹ tɕ⁶/ (「語體因素」 > 「語義因素」)
- (11) a. 分手/pun¹ ts^hiu³/ (「語義因素」 > 「語體因素」)
 b. 分手/hun¹ ts^hiu³/ (「語體因素」 > 「語義因素」)
- (12) a. 向東/ŋ⁵ taŋ¹/ (「語義因素」 > 「語體因素」)
 b. 向東/hioŋ⁵ taŋ¹/ (「語體因素」 > 「語義因素」)
- (13) a. 解凍/kai³ taŋ⁵/ (「語義因素」 > 「語體因素」)²⁹
 b. 解凍/kai³ toŋ⁵/ (「語體因素」 > 「語義因素」)

這些變異的例子都是由於「語義因素」和「語體因素」發生衝突而引起的。舉例說，「林」的白讀形式/nã²/本身專門指{森林}，或用於地名，³⁰所以把「樹林」唸成/ts^hiu⁶ nã²/(8a)是理所當然的。但隨著「林」的文讀形式/lim²/日漸普及，加上此詞和共通語的對應單位同形，而「林」的文讀形式本身也有{森林}義，所以/ts^hiu⁶ lim²/(8b)也廣被接受。可以說，把「樹林」讀成/ts^hiu⁶ nã²/，顯示「語義因素」佔了上風的結果；讀成/ts^hiu⁶ lim²/，某程度上是因為它和共通語同形。從語體上來說，「林」要採取文讀形式。上述這些變體是文、白形式在構詞層面上最直接的競爭。競爭的後果，可能是其中一方落敗，逐漸退出交際的舞台。

29. 發音人表示「解凍」在實際口語中不常用。廈門話一般用「退霜」/t^he⁵ sŋ¹/。

30. 如廈門市的舊地名「杏林/hioŋ⁶ nã²/街道」(已於2003年歸入集美區)。

有一點不難察覺出來：上述變異的例子大部分都是文傳詞，和共通語的形式相同。我們暫時還沒有在跟共通語異形的俗傳複合詞中找到類似的變異現象。先前已說過，變異的主要成因，是「語義因素」和「語體因素」發生衝突，而文傳詞正正是這兩個因素衝突的主要場所。文傳詞一般用於莊重的場合，「語體因素」固然重要（傾向採用文讀形式），但「語義因素」也不能忽略，尤其是當白讀形式比較強勢、而且和複合詞的語義相關的時候。就此，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規律：廈門話中，凡是與共通語同形的文傳複合詞，其中一個語素（或兩個）具文白異讀，而異讀的語義基本相同，那便有可能出現文白異讀範圍內的變異。相反，對於「邊頭」、「經織」、「惡做」這些方言俗傳詞而言，「語義因素」佔了絕對的主導，「語體因素」根本起不了作用，兩者沒有什麼競爭可言。這些複合詞中的「經」、「邊」、「惡」幾乎不可能出現文讀的變異形式。

5.3 對陶寰、史濛輝(2016)學說的述評

陶寰、史濛輝(2016)提出了「語素透明度」的概念，並以此討論了幾種南方方言的「疊置式音變」，分析了哪些語素比較容易受「音變」影響。他們的考察雖然側重在語音方面，和本文所關注的不完全一樣，但仍頗有關連。本節對這個學說中和本文相關的部分作一述評。

所謂「語素透明度」，是指「語言接觸發生時，以語素為單位，輸出語言和輸入語言之間就某一特定的語素發生語碼轉化。如果語碼轉化能順利完成，則該語素透明度較高；而透明度越高，轉化後的讀音越有可能向通語音靠近。如果語碼轉化不能順利完成，則該語素透明度較低；而語素透明度越低，越有可能保留本語言原有的讀音……」（陶寰、史濛輝2016: 138）作者把方言中的白讀和文讀處理為不同的音系。當發生「疊置式音變」時，就涉及到文中所謂的「語碼轉換」問題。他們舉福建蘇厝閩南語（根據曾南逸2014的語料）為例，認為「疊置式音變」的消亡可以概括為三點（陶寰、史濛輝2016: 146-147）：

- （一）從「通語音」（可理解為「文讀」）到「方言音」（可理解為「白讀」）是根據「語素透明度」原則發生競爭的。透明度高者容易勝出，而低者則較多保留在口語詞中；

- (二) 如果透明度相同，則使用頻率高者容易勝出；
- (三) 如透明度相同，使用頻率也無明顯高低，則受「通語音」影響更大或更靠近「通語音」的形式容易勝出。

陶、史兩位所論的「疊置式音變」並不涉文、白形式的分工，只跟本文所說的競爭有關。應該承認，他們的分析基本上適用於廈門話。比如由「白」構成的複合詞「白殍」、「白了」，由於「語素透明度」低（共通語沒有對應的形式），所以當中的「白」保留了白讀形式；相反，「坦白」的「白」由於「語素透明度」高，因此由屬「通語音」的文讀勝出。這呼應了陶、史兩位所歸納的第一點；又如由「讀」組成的「讀出」、「讀法」，「語素透明度」雖高，但考慮到「讀」的白讀形式在使用頻率上遠超文讀形式，所以最終採用的是還是白讀形式。這呼應了文中的第二點；至於第三點，可以以「生命」、「生平」的「生」作說明。在第4.9節中提過，這些詞的「生」理論上都應由表{生育}義的/si¹/表達，但現在都選用文讀/siŋ¹/。如果從陶、史的角度出發，便會得出如下分析：「生命」、「生平」的「生」透明度都較高，/si¹/、/siŋ¹/的使用頻率也相當。在這情況下，上述複合詞中的「生」都選擇了靠近通語音的/siŋ¹/。

這篇文章的分析無疑極是具啟發性的，但也有一些論點兩位作者還沒說清楚。首先，他們主張「疊置式音變」最基本的單位是語素（參看前引「語素透明度」的定義）。本文並不否認這一點，問題是語素之間的變異和替換很大程度上是在複合詞的層面上發生，好像第一節例(3)的「分手」便是其中一例。雖然/hun¹ ts^hiu³/[文-白]好像有被/pun¹ ts^hiu³/[白-白]取代的趨向，並不能說/hun¹/直接被/pun¹/替代掉。陶、史兩位的文章其實也注意到這一點（2016: 146表6列出了「詞匯」項），可惜他們沒詳細論述。

陶、史的分析有較強的應用性和預測性，理論上放到哪一種方言都是可行的。然而，當筆者比較閩南語的例子時，便發現一些他們難以解釋的現象。像「飛機」的「飛」廈門話採用文讀形式/hui¹/，可以說是「語素透明度」較高的結果；但汕頭話「飛機」的「飛」卻採用白讀形式/pue¹/，應該怎樣解釋（郭必之2018b: 236–237）？是否汕頭話

「飛機」的「語素透明度」較低？顯然不是。³¹另一個例子是上面剛提到的「分手」一詞。「分手」的「語素透明度」相當高。根據陶、史兩位的理論，此詞應傾向採用「通語音」，但事實上屬白讀形式的 /pun¹ ts^hiu³/ 在年輕的族群中似乎已佔了主導，和陶、史的「預測」相悖。

本文討論了一批一字多讀的例子，像「節」、「生」、「方」等。這些例子在閩南語裡不在少數。幾個形式在構詞上呈現出某程度的分工。陶、史所關注的，只是典型的「文白異讀」，即一個白讀形式配一個文讀形式，對「一字多讀」的現象沒有著墨。我們認為處理這類較複雜的個案時，必須引入「語義因素」和「語體因素」等概念，這樣才能更清楚說明個別語素選擇白讀形式或文讀形式的原因。

5.4 小結

這一節介紹了某些語素的白讀形式和文讀形式如何在複合詞的層面上進行分工和競爭。簡單來說，當「語義因素」和「語體因素」勢力不平衡（即「一強一弱」）時，文、白形式傾向分工；相反，如果兩個因素都是強勢，而且語義重合的話，就有可能出現變異局面。根據本文的研究，和共通語共有的複合詞，其中一個（或兩個）語素較容易出現屬文白異讀範圍的變異。表4列出了一些具對比性的例子：

表 4. 語義因素、語體因素的強弱與廈門話複合詞採用的形式

	語義因素	語體因素	採用形式	變異
<u>經</u> 織	強	弱	白	無
<u>經</u> 驗	弱	強	文	無
<u>冬</u> 節	強	弱	白 ₁	無
<u>關</u> 節	強	中	白 ₂	無
<u>三</u> 八節	中	強	文	(無)
<u>懸</u> / <u>高</u> 度	強	強	文~白	有

31. 「飛機」一詞從共通語借來，在閩南語中本身就有變異的可能。對於廈門話、汕頭話不對應的現象，詳見註10的說明。

表 4. (續上表)

	語義因素	語體因素	採用形式	變異
<u>懸</u> 下	強	低	白	無
樹 <u>林</u>	強	強	文~白	有
園 <u>林</u>	中	強	文	無

† 觀察的對象是帶底線、粗標楷體的語素

「經織」屬方言詞，而「經驗」則借自共通語。當中的「經」一取白讀形式、一取文讀形式，應該不難理解；「三八節」是新興節日。在「語體因素」的帶動下，「節」按道理要以文讀唸出。但年輕一輩已經把這個詞中的「節」跟「中秋節」、「冬節」的「節」聯繫起來，因此有小部分人採用了白讀形式；³²眾所周知，閩語用「懸」表{高}。

「懸」出現的頻率遠遠高於借自共通語的「高」。在這情況下，同樣借自通語的「高度」便有兩種變異：「懸度」的出現是基於「語義因素」，「語體因素」取勝時則採「高度」。「樹林」中「林」的變異也可以如此理解。

前文提到，「中秋節」的「節」和「三八節」的「節」本來是分工的，一取白讀/tsueʔʔ/，另一取文讀/tsiatʔʔ/，各不相涉。但現在少數人在「語義因素」受影響已經把「三八節」、「情人節」中的「節」讀成/tsueʔʔ/。可以說，/tsueʔʔ/、/tsiatʔʔ/原來呈現出完整分工的狀態，今天在「三八節」、「情人節」這些複合詞中已經變成競爭。事實上，純粹的「語義分工」不常見。箇中原因，是「語義」和「語體」兩種因素經常互相影響，沒法達到協調。

至於由競爭演變為分工，可以舉「安」為例。通過和汕頭話的比較，我們知悉早期閩南語「安」的白讀形式/uā¹/可構成「安全」等複合詞（第4.5節）。今天廈門話的/uā¹/只能出現在閩南地區的地名中，構詞功能已全數讓給文讀形式/an¹/。估計「安全」等詞的「安」曾有過文、白的變異。當/an¹/完全把/uā¹/壓倒以後，兩個形式便形成了分工。

32. 「變異」欄的「（無）」，是指這個語素在主要發音人的口語裡沒有變異。

6. 總結及討論

本文從閩語歷史層次形成的角度切入，通過分析大量例子，探討了廈門話文、白形式的構詞特點。在複合詞的層面上，文、白形式或形成分工，或進行競爭。為什麼會出現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我們指出了背後操作的兩個因素，即「語義因素」和「語體因素」。當這兩個因素一強一弱時，文、白形式自然走向分工；但當兩個因素都處於強勢（大部分都是文傳詞，或與共通語同形的詞），相關的語素便較容易出現變異。

上述發現提煉自廈門話的語料，也適用於其他閩南語。我們不妨用台灣閩南語「儂」/laŋ²/（白讀形式）和「人」/dzin²/（文讀形式）對詞幹的選擇來說明一下。連金發 (Lien 2001: 337–339) 訪問了20位台灣閩南語的使用者，向他們列出了包括「好」、「台北」、「出家」等55個構詞語素，調查他們在構詞語素的後頭到底選擇加「儂」，還是加「人」（受訪者也可選擇「儂、人皆可」，或「儂、人皆不可」）。根據本文的分析，有變異的例子應該都是文傳詞、或跟共通語同形的詞；方言獨有的口語詞則傾向穩定，出現變異的機會較低。事實的確如此：

- (一) 55個詞例中，有一批詞在搭配「儂/人」時出現變異，即有些人選擇「儂」、有些人選擇「人」，也有些人認為兩可。這些詞包括：
- 「罪儂~罪人」，兩人選「儂」、兩人兩可、15人選「人」；
 - 「犯儂~犯人」，12人選「儂」、七人兩可、一人選「人」；
 - 「主持儂~主持人」，兩人選「儂」、六人兩可、12人選「人」；
 - 「專儂~專人」，六人選「儂」、九人兩可、五人選「人」；

- 「主講儂~主講人」，兩人選「儂」、六人兩可、12人選「人」。

這些詞在共通語裡都有完全對應的形式。

- (二) 方言獨有的口語語素在搭配「儂/人」時比較穩定，如「查某」/tsa¹ bo³/、「清彩」/tsʰin⁵ tsʰai³/、「行船」/kiā² tsun²/、「歹」/pʰai³/等都只能跟「儂」結合。³³「語義因素」在構詞時發揮了主導的作用。³⁴

本文的分析，對於研究其他漢語方言的同類型情況有沒有啟示？粵語文白異讀的數量雖然遠比不上閩南語，但考慮到粵語和閩語同屬南方方言，廣州粵語的文白異讀也研究得比較透徹（李新魁等1995; Bauer & Benedict 1997; 劉鎮發2001等），材料豐富，所以這裡選擇以廣州粵語作為測試，觀察文、白形式在構詞層面上的行為是否和閩南語一致。

廣州粵語具文白異讀的字大概有300個（劉鎮發2001: 135）。表5列出了一些具代表性的例子及其相關的複合詞例：

表 5. 廣州粵語的文白異讀及其組成的複合詞例

詞例	形式	詞例	形式
浮面	pʰou ² (白)	浮沉	feu ² (文)
伏低 (趴下)	puk ⁸ (白)	埋伏	fok ⁸ (文)
坐穩 (坐好)	tʰɔ ⁴ (白)	靜坐	tʃɔ ⁶ (文)
心淡	tʰam ⁴ (白)	清淡	tam ⁶ (文)

33. 「查某儂」：女人；「清彩儂」：隨便一個人；「行船儂」：海員；「歹儂」：壞人、惡人。

34. 連金發 (Lien 2001: 324–328) 對「儂/人」跟不同詞幹的搭配提出了幾個看法，包括：（一）「儂」的能產性 (productivity) 比「人」高，可以跟「播音」等新詞結合；（二）「儂」既可以跟由白讀形式組成的詞結合，也可以跟由文讀形式組成的詞結合。相反，「人」多數只能搭配由文讀形式組成的詞；（三）在「儂」和「人」的競爭中，「儂」已取得明顯的優勢。「專人」這些書面語詞部分人說成「專儂」，證明白讀形式已經入侵文讀層的領域。連先生的觀察無疑是正確的，但仍沒法清楚解釋為什麼有一批詞出現了變異、另一批詞則傾向穩定。我們認為引入「語義因素」、「語體因素」等概念，並以兩個因素是否衝突的角度加以觀察，也許是其中一個解釋的方法。

表 5. (續上表)

詞例	形式	詞例	形式
<u>近</u> 距離	k ^h en ⁴ (白)	<u>附</u> 近	ken ⁶ (文)
<u>命</u> 水 (命運)	mɛŋ ⁶ (白)	<u>命</u> 運	miŋ ⁶ (文)
<u>請</u> 客	tʰɛŋ ³ (白)	<u>宴</u> 請	tʰiŋ ³ (文)
<u>三</u> 更 (半夜)	kaŋ ¹ (白)	<u>更</u> 替	keŋ ¹ (文)

第一點留意到的是：只有少數像「更」這類例子具「語義分工」的職能，其他例子文、白形式的分工皆屬「語體分工」。這點在「浮」、「命」兩例中看得很清楚：「浮」的文、白形式在語義上基本重疊，但白讀形式/p^hou²/只能構成俗傳詞，如「浮面」、「浮頭」（露面）；³⁵文讀形式/feu²/一般出現在和共通語共用的複合詞中，如「浮沉」、「浮游」、「浮現」等。「命」的白讀形式/mɛŋ⁶/常常作單純詞用，也可組成「命水」、「苦命」等俗傳複合詞；文讀形式/miŋ⁶/較多出現在文雅的場合中，如「命運」、「生命」、「性命」等。/mɛŋ⁶/和/miŋ⁶/的核心語義沒有什麼分別。兩者的分工只能視為「語體分工」。

第二點，組成複合詞的語素即使有文白異讀，但它們幾乎沒有像廈門話/hun¹ ts^hiu³/ ~ /pun¹ ts^hiu³/「分手」那種變異。(14)、(15)和(16)是少數的例外：

- (14) a. 生意/ɸeŋ¹ ji⁵/ (/ɸeŋ¹/「生」屬文讀)
b. 生意/ɸaŋ¹ ji⁵/ (/ɸaŋ¹/「生」屬白讀)
- (15) a. 黑板/hek^{7a} pan³/ ((/hek^{7a}/「黑」屬文讀)
b. 黑板/hak^{7a} pan³/ (/hak^{7a}/「黑」屬白讀)
- (16) a. 測試/tʰɛk^{7a} ɸi³/ (/tʰɛk^{7a}/「測」屬文讀)
b. 測試/tʰak^{7a} ɸi³/ (/tʰak^{7a}/「測」屬白讀)

如上文所說，變異的成因是「語體因素」和「語義因素」發生衝突。粵語文白異讀的差異，主要反映在語體方面，「語義因素」遠不如閩

35. 不少說粵語的人甚至不知這個語素的語源是「浮」，把它寫成同音字「蒲」。

南語那麼明顯。由於兩種因素的勢力不均勻，所以出現變異的機會也就減低了。(14)、(15)和(16)三例的變異都屬於風格上的變異。

我們認為廣州粵語的個案某程度上代表了漢語方言中非閩語區的情況，那就是：文白異讀的差異主要是語體上的差異，語義差異不怎麼明顯。要是這個假說能夠成立，那麼研究閩南語的文白異讀就更有意義了，因為它能體現出「語義」、「語體」等不同因素的互動，而這種互動是其他漢語方言罕見的。最後筆者提出一個大膽的構想：是否可以建立一個系統性的文白異讀類型學研究？這個研究的對象不限於漢語方言，也可以延伸到使用漢字詞(Sino-Xenic)的語言（日本語、韓語和越南語）和民族語言去。³⁶相信這個研究會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大幅增加我們對語言層次、語言接觸、構詞學等領域的認識。

謝辭

本文為研究計劃CUHK11607916（主持人：郭必之）的階段性成果，該計劃得到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局的贊助。初稿曾經在「中國語言學會第十九屆年會」（2018年11月，廣州）及「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二十七屆年會」（2019年5月，神戶）上宣讀。感謝尤盛、吳瑞文、陳崧霖、陳麗珠、鍾蔚蘋（筆劃序），以及三位匿名審查人的協助或意見。

參考文獻

- Bauer, Robert & Benedict, Paul (eds.). 1997. *Modern Cantonese phon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823707>
- Baxter, William H. & Sagart, Lauren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945375.001.0001>
- Chappell, Hilary. 2001. Language contact and areal diffusion in Sinitic languages. In Aikhenvald, Alexandra Y. & Dixon, R.M.W. (eds.),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328–35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6. 興膳宏 (2005: 38) 討論六朝文學時特別指出「六朝」的「六」在日語中必須唸漢音，而不是平常用的吳音。他在文章的起首處假設兩個人在對話：「先生，請問『六朝』為什麼不讀『ロクチョウ』（筆者註：rokuchō），而要讀成『リクチョウ』（筆者註：rikuchō）呢？『ロク』（筆者註：roku）是吳音，『リク』（筆者註：riku）是漢音。在日語的發音中，當涉及到中國古代的制度和文物時，『六』讀成『リク』，通常是在閱讀與古典文化有關的東西才會如此。如『六義』、『六經』、『六書』、『六律』、『六禮』等，一律都讀『リク』。」筆者認為：在構詞行為上，日本語的吳音和漢音可以跟漢語方言的文白異讀相比較。另參金文京 (2022: 35–36)。

- Chen, Li-hsueh (陳麗雪). 2002. On co-compositional morpheme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台灣閩南語的聯義詞分析.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臺大中文學報 16, 229–249.
- Cheng, Robert L. 1997a. Borrowing and internal development in lexical change: A comparison of Taiwanese words and their Mandarin equivalents. In Cheng, Robert L. (鄭良偉) (ed.), *Taiwanese and Mandarin structures and their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Taiwan II: Contacts between Taiwanese and Mandarin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ir synonyms* 台語、華語的結構及動向II: 台、華語的接觸與同義語的互動, 83–104.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mpany.
- Cheng, Robert L. (鄭良偉). 1997b. Taiyu yanbian dongli zhijian de hudong 台語演變動力之間的互動. In Robert L. Cheng (鄭良偉) (ed.), *Taiwanese and Mandarin structures and their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Taiwan II: Contacts between Taiwanese and Mandarin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ir synonyms* 台語、華語的結構及動向II: 台、華語的接觸與同義語的互動, 185–199.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mpany.
- Douglas, Carstairs (ed.).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übner & Co.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13. Bainianlai Hanyu zhengshi yuti de miwang yu zaisheng 百年來漢語正式語體的滅亡與再生. In Feng, Shengli (ed.), *Written Chinese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漢語書面語的歷史與現狀, 1–17.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Kin, Bunkyo (金文京). 2022. *Hanwen yu Dongya shijie: cong Dongya shijue chongxin renshi Hanzi wenhuaquan* 漢文與東亞世界：從東亞視角重新認識漢字文化圈. New Taipei: Acropolis. (Translated by Kin, Bunkyo (金文京).)
- Klötter, Henning. 2005. *Written Taiwanes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Kōzen, Hiroshi (興膳宏). 2005. Suwei 'Liuchao shidai' 所謂「六朝時代」. In Kōzen, Hiroshi (興膳宏) (ed.), *Zhongguo gudian wenhua jingzhi* 中國古典文化景緻, 38–44.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Translated by Li, Yinsheng (李寅生).)
- Kwok, Bit-Chee. 2018a. *Southern Min: Comparative phonology and subgrouping*. New York: Routledge.
- Kwok, Bit-Chee (郭必之). 2018b. The interfaces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literary readings and morphological strata: The cases of Xiàmén Mǐn and Shàntóu Mǐn 漢字、文讀與構詞層次——廈門話和汕頭話比較的啟示. *Chinese Studies* 漢學研究 36(3), 235–258.
- Lau, Chunfat (劉鎮發). 2001. Yue Ke fangyan wenbai yidu de bijiao 粵客方言文白異讀的比較. In Chunfat Lau (劉鎮發) (ed.), *Xianggang Yue Ke fangyan bijiao yanjiu* 香港粵客方言比較研究, 134–147. Guangzhou: The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Li, Rong (李榮) & Zhou, Changji (周長楫) (eds.). 1998. *Xiamen fangyan cidian* 廈門方言詞典. 2nd edn.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Li, Xinkui (李新魁等) et al. 1995. *Guangzhou fangyan yanjiu* 廣州方言研究.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Lien, Chinfa (連金發). 1999. Fangyan bianti, yuyan jiechu, cihui yinyun hudong 方言變體、語言接觸、詞匯音韻互動. In Shi, Feng (石鋒) & Pan, Wuyun (潘悟雲) (eds.), *Recent advanc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on His 65th Birthday* 中國語言學的新拓展：慶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五華誕, 149–178.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Lien, Chinfa (連金發). 2000. Exploring morphological issues 構詞學問題探索. *Chinese Studies* 漢學研究 18 (3). 61–78.
- Lien, Chinfa. 2001. Competing morphological change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In Chappell, Hilary (ed.), *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309–33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man, Jerry.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Fangyan* 方言 1979(4). 268–274.
- Norman, Jerry. 1991. Min dialec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Wang, William S.-Y. (e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3), 325–360. Berkele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2007. Fieldwork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漢語方言田野調查與音韻學.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44(2). 91–94.
- Pek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北京大學中文系) (ed.). 2003. *Hanyu fangyin zihui (di'er ban chongpai ben)* 漢語方音字彙 (第二版重排本).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Tao, Huan (陶寰) & Menghui Shi (史濛輝). 2016. The transparency principle in dialect contact 危險的跳躍：語碼轉化和語素透明度. *Yuyan Yanjiu Jikan* 語言研究集刊 17(2). 135–150.
- Ting, Pang-Hsin. 1983.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4(4). 1–14.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92. Hanyu fangyan shi he fangyan quyu shi de yanjiu 漢語方言史和方言區域史的研究.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ed.),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Volume I: Chinese Dialects*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 (一)：漢語方言, 23–39.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Wang, Hongjun (王洪君). 2007[1986]. Weibai yidu yu diezhi shi yinbian—yi Shanxi Wenxi fangyan de wenbai yidu tanqi 文白異讀與疊置式音變——以山西聞喜方言的文白異讀談起. In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ed.), *Chinese dialects and historical strata* 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 36–80.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Wu, Ruiwen (吳瑞文). 2002. Chronological strata of Qieyun grade IV finals in Min 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1). 133–162.
- Yang, Hsiu-Fang (楊秀芳). 1982. *Minnanyu Wenbaixitong de yanjiu*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Yang, Hsiu-Fang (楊秀芳). 1991. *Taiwan Minnanyu yufa gao* 台灣閩南語語法稿. Taipei: Da'an Chubanshe.
- Yang, Hsiu-Fang (楊秀芳). 1993. Lun wenbai yidu 論文白異讀.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ed.), *Wang Shumin xiansheng bashi shouqing lunwenji* 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 823–849. Taipei: Da'an Chubanshe.
- Zeng, Nanyi (曾南逸). 2014. Three patterns of the extinction of the literal and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 A case study of Sucuo dialect 文白異讀消亡的三種可能模式——以晉江安海蘇厝方言正在發生的演變為例. *Yuyan Yanjiu Jikan* 語言研究集刊 13(2). 228–236.

- Zhong, Weiping (鍾蔚蘋). 2016. *The interfaces between phon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strata in Southern Min dialects: A case study of Xiamen, Shantou and Haikou dialects* 閩南語文白異讀與構詞的互動：以廈門、汕頭、海口三點為例.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 Zhou, Changji (周長楫) (ed). 2006. *Minnan fangyan da cidian* 閩南方言大詞典.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Zhou, Changji (周長楫) & Yiyun Ouyang (歐陽憶耘). 1998. *Xiamen fangyan yanjiu* 廈門方言研究.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Morphologic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colloquial and literary readings: The case of Xiamen Southern Mi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has identified two major factors which decide the directions of morphological stratification with regard to colloquial readings and literary readings in Xiamen Southern Min. These two factors are: (a) the semantic factor, which considers that the colloquial form of a given morpheme has a clear border of sememe, and may extend to the literary stratum at compound formation (CF) level; and (b) the stylistic-register factor, which stresses the strong tendency of picking the literary form in 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compounds, especially those which have direct correspondences in Standard Chinese. When these two factors do not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e colloquial and literary forms of a given morpheme will form a division of labor at the CF level. The collision of these two factors, however, will lead to colloquial/literary variation in related compound words.

Keywords: Xiamen Southern Min, colloquial and literary readings, morphological stratification, division of labor, competition

Author's address

Bit-Chee Kwok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T
Hong Kong
bckwok@cuhk.edu.hk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15 October 2019
Date accepted: 18 February 2021